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三十八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卷三十八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賦甲善卷善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名曰郭穆字景通及胡中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州學齋長吳極校對

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文校勘

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覆校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庾亮舊本有元規讓中書令表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守

任彥昇齊明帝讓宣城郡公善本有表一首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善本無表一首

為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為褚諮議善本無蔡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一首善曰孫盛

謝詢何東人
終於吳令

張士然翰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俊字士然吳國

人俊為文詔從
之善同翰注

臣聞成湯章夏而封祀武王入殷而建宋銑曰華改也湯

後於祀把國名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春秋征伐則

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魏遂襲虞滅之

賢為後愚廢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

忍也故三代善本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齊曰三

周敦厚也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祀宋是繼絕也出傳

劉琨勸善本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善本作

祀善曰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謂曰秦皇帝楚

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善曰漢書灌嬰斬羽東越漢王

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善曰漢書灌嬰斬羽東越漢王

白諸絕祚謂諸公子絕祀者皆祀

臨而後去也。將以位尊俸厚力嘗均熱雖功牽其成而恩與

其敦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說曰：仲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平功牽其

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敦。謂哭也。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禮與六國同。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

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與殘戮之尺乃以公

之暴也。國語：卑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華。向曰：殘戮謂分斷其身也。善曰：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

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誅規

本作有後可異。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

伏惟大晉應天順人。善本作武成止戈。良曰：言用文德不

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有朝聘之以序吳蜀歸序蜀之館。各藥館京邑以館之。善曰：書曰：織皮毳毼折支

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

王接

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官名曰馬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

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善本作未足以

喻。說曰：言國家興滅繼絕雖三皇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

稱仁衆盛之美不足比也。善曰：論語子曰：興滅國繼見上文是以孫氏雖家失兵祿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

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向曰：孫氏謂能子弟也。林福

弟比肩有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善曰：懷金佩青已見上文。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

揚喬曰：臣伏念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謂恩澤也。臣聞春

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良曰：自葉流根謂

榮光但也。鷓鴣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故詩云：寧取我子

無毀我室。子晉也。室喻吳國。善曰：毛詩曰：鷓鴣鷓鴣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翰曰：詩云：吳

天罔極。又云

徹彼桑土，綢繆膺尸。言此恩惠深也。善曰：追惟吳僞武烈皇帝，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推說：孫尊號，蓋堅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

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善曰：吳志曰：堅也。果東，爲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

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其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沒，堅命人浚，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銳，甄音真，說同。善注。

威震群校，名顯在朝，相王才武，弱冠承業。向曰：羣校，謂董卓

謂漢朝也。堅子業，以才武定亂，諡曰長沙相王也。承業，謂承父堅業。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諡策曰：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濟曰：招，集也。百，越南長沙相王。士，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之兒。善曰：漢書：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良曰：時漢

隱謀欲襲許，以迎漢帝，未發，爲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也。大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爲著明矣。善同。良注。

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

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新采。翰曰：義勇，謂起義也。言陵墓園邑，爲采薪者殘毀也。善同。翰注。

臣竊悼

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

宜應書。說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謂二君並

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

則異代。善本已輕。向曰：言論功勞，則賞効力於漢，在德則

征伐不爲晉寇也。若緣孫能之坐，則是遠相，應輕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

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濟曰哉淺表明

則百在注意望足皆云合宜也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

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續毀掃除塗壘求以

為常良曰平民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翰曰何法盛晉紀云庾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致使為中書監上疏肅

祖納亮言封求昌公監令不同蓋相類也善同翰法

臣善本有亮言臣三字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

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說曰固陋小

操也中州洛陽舊邦穎川也庾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先臣謂亮父琛為會稽太守庇蔭也有道謂元

逃

帝也爰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善曰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盛晉書曰

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康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

既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向曰

謂蒙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善曰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既善曰春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向曰國士謂分義之士

為太子妃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濟曰階因累重

教言遂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

文頻繁省闈出總六軍良曰頻數繁多也省闈謂黃門郎

為王敦中領軍也善曰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翰曰

領軍

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

分臣所宜守銑曰言無功而被顧過無有與臣為比者若

守之善曰老子曰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譏既集上

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向曰謗毀譏誹也塵猶穢

微而元帝崩善曰先帝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

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新濟曰區區猶動也竟

政教法令改舊自新也善曰滅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

字道襲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知不能益祚周公作相踐

祚而後討曰周雖善曰康哉之歌已

實存善本作至公良曰庶衆察官咸皆允信也善曰庶事

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

書善本又有臣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右之兄

也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是

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善曰王隱晉書曰

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翰曰姻婭妻族之親

外姨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

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德無私善曰老

子曰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文然世之喪道有自來

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

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右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

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

盡敗更由姻昵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族

翰

容

嫌

之宗黨不令過寵也如此則宗黨安若右族選用者則宗
族危亡七族謂前漢呂竇衛上官霍許王右也六姓謂後
漢鄧馮竇閻梁何后也言此諸黨以才平進者則史少敗
而今盡敗者則姻親所厚近謂惠懷等后象善同欽注

臣歷觀庶姓在出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
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向曰庶姓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
援豈非輕薄也然且小過或見寬

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濟曰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
也四時根接喻諸王也財淺也

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良曰允信出不容誅謂罪大死
刑之中亦不足容受也弊頽仆

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
嫌而嫌之於國翰曰其故何耶自發問故如是言由
婚姻涉眾情之嫌故致毀敗於國是以

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闔之內
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善本作謂字寒心者也銑曰疏附謂異
姓用賢也姻進

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
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
在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小才

此之嫌而使內處善本作心繫旅外趨兵權濟曰以臣才
言薄才也如

也以嫌謂是后兄也齊齊也言中書令為天子心齊惣兵謂
為王敦中領軍也善曰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

也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致我以此招禍可立待
可待也善曰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

招

此

嫌

文選卷之二十一

七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翰曰二相左右丞相款識也善

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

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

不拜後為丞相也朝士百察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

使皆坦然耶鏡曰察官也頗少也坦然明白見衷不能明

又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

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

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

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貴

耶向曰愈勝苦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

受職則勝違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自遺患貴

實實字仰覽殷鑒量已知敝善本作身未足惜為國

取悔濟曰殷厚悔禍也言厚觀前代之威度已必敝誠不

惜身恐為國禍善曰毛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右之

乎

世是以慳慳口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懼善

作慳屏營不知所厝翰曰慳慳也察諒見信也懼懼懼

家蟬賦曰獲丹款之未足留滯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

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鏡曰今

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

以待罪善曰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

字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向曰天地監察日

薦譙元彥表善曰系盛晉陽秋曰譙秀字

首善曰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靜不

相元子善曰何法盛晉善曰相温字元子譙

交於俗李雅盜蜀婁徵秀秀不應躬

耕山藪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也

國人為琅邪王文舉後進位大司馬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

良曰大朴大質也高尚隱逸也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流薄之代則隱逸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善曰易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已見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龜

之風蕭曰洗耳何上謂許由也揚以天下讓務光務光不

風也善曰洗耳已見上文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右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

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銑曰秉執

也三謂父生師教之君食之言士有執心擇迹厚君父

之節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子曰苟無

如矣吾今子為止殺辭曰或聞之人生於三事之是以善

作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

向曰謂堯讓許由禹禮伯成軌迹也皆崇重高尚之迹言

重此以厚人俗訓人不為奔競也善曰魏書文帝令曰獨

德垂聲崇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

丘墟三方地平裂濟曰符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理時有

聖荒殘也諸處皆賊虜所據晉唯自江南之地故三方分

毀善曰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

負卷舒圖神兔且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良曰兔

詩云蕭蕭兔且奔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

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宜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

聞謂宰任之無遺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

息者也良曰悼傷雅正也言古之奔賢謂大雅君子所傷

公與孫推書曰大雅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善曰何法

之人不肯為此也臣昔奉役有事西出鯨鯢既懸思宜

大化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鯢能吞食小魚喻

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于莽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謝朓八公山詩訪

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尋浞之墟想玉蠋蜀於亡齊

之境銑曰平蜀之後搜舉逸人言庶幾思想此人於亡國

政奔武羅伯因熊羆者圍而用寒浞寒浞伯也氏之讎子

史記曰燕之初人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

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節不更二夫齊王

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令又劫之

其頸於樹枝自奮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

清溜波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遯隱逸也揚舉也渭水濁波

舉備禦之行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文子曰養生以

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溈其匠而揚其波

謂水已于時皇極盡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良曰皇

宸極也盡道也道消謂君子道喪也黎衆顛中華有顧瞻

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銑曰中華中國也謂賊所破賢者

喬木幽谷深谷喬高也此謂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望謂

無此望也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遷喬已見

劉琨詩凶命屢招奸威仍逼銑曰凶命李雄李壽也言此

秀終不應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身倚虎吻亡危

節玉立誓不降辱善曰王立言貞也誓不降辱謂

侯道志潔如玉論語子曰不降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

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良曰為庭李維朝也言秀進不至死退不

矯辭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

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大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發守箕山之節也

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之也雖表善本作綺之捷商洛

管寧之默遼海翰曰表公綺里李避秦之亂隱於商洛山

也善曰園綺已見上文管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登堂詩博物志廉細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

也鄰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說曰方北殆

也言皆美夫旌德禮賢化導善本作之所先崇表殊節聖

哲善本作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豕當路遺黎偷薄義

聲不聞說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先聖上務康安也豕

無聞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遊茲修義聲不聞益亘振起道

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敵良曰言特流遯不返當須若

秀蒙蒲帛之徵濟曰古之徵賢者皆以束帛之禮蒲裏車

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足以鎮靜頽風軌訓鄙俗濟曰頽

善曰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幽遐仰流

九服知化也善本作矣字良曰幽遐遠夷也九服謂九

善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一首

殷仲文翰曰擅道鸞晉陽春秋云桓文

敵免

文選三十一

正、抗表自
解、善住固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怙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銑曰：振動也。言大波動於壑，驚鱗擊於林，則魚無安而條無靜也。善曰：魏略，王脩奏詔曰：滄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

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也。家語：吾立曰：猶發靜而風搖之，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

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向曰：謂林煎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桓玄，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與玄親也。昔

桓玄之代，善本誠復驅逼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

進不能見危授命，以善本忘身殉善本國。濟曰：逼迫也。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可馬遷客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粟首陽。

拂衣高謝，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言遂乃

晏安昏寵，叨昧偽封。翰曰：晏安謂晏然自安，昏亂之朝，寵已見上文。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

文作，言曾無獨固者，謂拒之也。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文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玄

進，姑熟朝臣勸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教且其極。

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翰曰：淪沒，撓屈，判分也。言宜加重

善曰：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性命也。裕誅桓文，反正晉

之社稷，廣為善以假借人命。善曰：馮衍與掎，善本作一

戮微命，申三驅於大信。良曰：掎，洩也。三驅之禮，去三面網

之人，馮衍我微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善曰：既惠之以首

曰：楚辭曰：焯焯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上文。

善曰：既惠之以首

善曰：既惠之以首

善曰：既惠之以首

善曰：既惠之以首

善曰：既惠之以首

宴
作晏

東

領復引之以繫知維翰曰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繫

日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

進退唯力是視鏡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閉塞天道人事

軍旅也善曰惟力是以備悅從事自同令善本作人向

是視已見東京賦言我屬軍旅未定故俯仰從尚書之

任自同令善之人也善曰備悅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

詩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

章既明品物思舊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

令表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數遊賦臣亦胡顏之

厚可以顯居榮次良曰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顯居

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翰曰所職尚書私門私家違謝

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善本有臣其云云守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傳季友鏡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善姓同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向曰振整揚舉邁行也湄

變夷人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濟曰屆至

所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

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河流過疾道阻且長良曰過速

從之詩曰迢迢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

時月良曰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遲也善

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

川無改城闕為墟官廟隳頽鐘虞善本作空列觀宇之餘

鞠為禾黍鞠曰晉舊都故稱隳頽廢壞也虞鍾格言都邑

未黍也善曰鞠為茂草已見西征屢里蕭條雞犬罕音

感舊求懷痛心在目說曰塵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貌感

焉善曰蕭條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鷄鳴狗吠之聲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

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向曰謁拜也善曰郭繆生述征記曰

賜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邛之東北宣帝墳瑩幽淪百年荒

駭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

慨交集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感

也善曰說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文榮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

南河內二郡太守既開翦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

舊左氏傳我子駒支曰驅其孤獍剪其荆棘西京賦曰步

延垣而伏惟聖懷遠慕兼慰輔曰遠慕謂思念父不勝下

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善曰劉穆之為

同三司裕表於天子重贈 侍中司徒 善同說注

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善本作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向

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所尚也念功簡別勳

勞善在追思遠事也善曰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

舉善而教用賢謝承後漢書曰勝延拜京兆尹旌善為發

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濟曰司勳官名主錄公勤

也有休美之德者身沒之後終益著明禮曰凡有功者錄書於王之太常休明已見上文故尚書

左僕射前軍善本有將軍守臣劉善本無劉字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

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得

策之道外勤軍旅之事善曰表子野宋畧曰高祖潛謀

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

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良曰密勿備悅

中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備悅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

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銑曰登外庸用也朝右謂僕射尹

謂為丹陽長布奏以度百事輔新君之大道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約

登庸百揆已見上文毛詩曰頃我車遠役居中作操撫寧

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向曰言宋公出征

集有持安之功以合朝野局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

貞幹之器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

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妖鄭玄曰

居軍中為容好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

于下也方宜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

褒述班同三事濟曰緝光績功究盡悼傷也言未盡其志

儀周三司善曰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榮哀既備

寵靈已泰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

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翰曰義熙晉

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相玄作亂善曰王隱晉書曰

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

夜經三十八 十五

超數為邊患言也難多故無有安寧之年善曰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圖之志想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大駕詩曰屯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也臣以寡勞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溢于民聽

向曰如葉類蒙匡正翼佐也謹善言也

若乃忠規密謀潛

慮惟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善曰密謀蓄慮謂有惟怪之

詭辭謂人問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善曰數

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造辭曰辟君也辭而出不

則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

保直莫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善本作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良曰言備別皇朝其功不為天子

十二年遂有成也善曰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出征入

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善本有與

後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也微無也言無此人不能安

濟軍國之事善曰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之不及此

爾雅曰左右助也寧履謙居寡守之彌固說曰履踐也言

道守之彌益堅固善曰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議及封爵輒深

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也向曰抑絕謂拒封爵

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為社不及言不其撫事求僉胡寧

善曰三輔史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可昧謂胡何也言撫此事何

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宗可昧而不言也謂者宋公

所及求秩於善人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善

曰、帝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臣契闊必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

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契闊

勤苦也、也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終始也、金蘭謂與

宋公爲交遊、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感其懷抱

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

議、善曰、金蘭已見上文

爲齊明皇 善本無 帝作相 善本無 讓宣城郡公

第一表 善本無 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

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宜城郡公也

任彥外 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

帝錄尚書事、封宜城郡公、固讓不受、後

臣公 善本作 言被臺 善本有 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長史 善本作 錄尚書事封宜

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

短 善曰、母立儉表曰、禹禹之朝、不畜庸才、東觀 太祖高皇

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 向曰、篤厚也、猶子謂高祖兄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

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

惠王肥、孝惠一年入朝、帝與齊王燕 世祖武皇 善本無 帝

情等布衣寄深同氣 濟曰、世祖高祖長子、布衣猶平人也

善曰、世祖武皇帝諱曠、字宜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

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

同氣、憂 武皇大漸實奉詔 良曰、大漸言病進將死也

文選三十一

愚夫一至偏善本作偶識量已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

備識也言我備識之材過量已之分蔽暗也善曰韓子曰

楚莊王發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其弱莊子

曰臣愚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頸故曰自見

爾雅曰偶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度元規表曰仲覽數鑑量已知繁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

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銑曰綴衣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

託之言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玉几見下句遂荷顧託導揚末命曰

荷負也導引揚明也末命臨終之命也雖嗣君奔常獲罪

宣德善曰嗣君謂君鬱林王也為宜太后所廢左傳申儒

安得罪而王室不造職臣之由良曰造成也鸞輔佐天子

召我哉善曰不造已見王仲宜贈文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

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翰曰漢東牟侯

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

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臣

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

我正以我親任之篤雖與彼同今空懷此無救王譏之言

善同翰法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銑曰言

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位約束之言未

離於耳善曰曹植求自說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戮

左傳晉穆嬴曰今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向曰言家者語其

一至於斯謂廢鬱林王也善曰謂鬱林王也孫

几
濟曰奔常
謂廢常道
也得罪於宣
德太后

寢

也

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
之傷痛失所圖謀也無尊而位下曰血也善曰寢廟及

其將何以肅拜高寢度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濟曰

於此也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善曰

之事遂至

腐晉陽狄曰卻超假遷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

之事遂至

於此也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善曰

其將何以肅拜高寢度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濟曰

於此也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善曰

之事遂至

腐晉陽狄曰卻超假遷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

之事遂至

於此也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善曰

其將何以肅拜高寢度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濟曰

於此也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善曰

之事遂至

腐晉陽狄曰卻超假遷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

之事遂至

於此也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善曰

其將何以肅拜高寢度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濟曰

於此也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善曰

旦
宴五臣
作晏

園陵已見上文左傳楚遺放驪曰孤與二三臣寧容復徼

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不頭坐以待旦

榮於家取晏安於國危良曰微也家恥謂嗣君奔常也

善曰晉中興書曰太壺表曰豈敢干驃騎上將之元勳神

州儀刑之列岳銑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公上神州

謂比於諸侯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

始置驃騎將軍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相上

將之元神州儀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尚書古稱

刑已見上文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一人鄭

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計也善曰王隱晉書曰

常用賢言已不補也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一人鄭

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

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且虛

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濟曰寵章謂封侯

極可也言自知不可誰以爲得善曰王隱晉書曰

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爲虛飾也詩曰予曰有禦侮但命

責

輕鴻毛貴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良曰言命有可輕

如鴻毛可重如山如鴻毛可重如山

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善曰戰國策唐雎謂楚

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源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貴重

山岳誰能爲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

慢

責

官

而求讓名也善曰七畧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驥

慢朝銜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行若

一也穀梁傳曰大夫國驥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

股肱故曰國體系諸詔紀陵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至於

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善本越爲期

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翰曰驥汚經法也同體爲已

與國親是同一體不爲假飾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驥朝

以可不可爲一貫也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驥朝

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

與國親是同一體不爲假飾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驥朝

以可不可爲一貫也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驥朝

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

與國親是同一體不爲假飾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驥朝

以可不可爲一貫也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驥朝

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

不敢聞命

銑曰均同匡正險沒越墜也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十室謂諸侯也近甸謂宜城去都近

言今使同管使而為侯光其所居令大有全國雖則沒墜而死終不敢受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相子狄臣十室光

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亦願曲留降鑒即垂

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必善本作固求昌之丹煉苦獲申許謂

許所請也晉羊祜封身鉅平子武帝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

祜讓不受庾亮破沈充功封求昌縣開國公固讓不受懇

信也慊不足也善曰鉅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綽寬裕優也善曰孟子曰發為君則盡君道發為臣則

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苟曰易昭敢守難奪

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良曰

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表以聞善本有臣諱誠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翰曰雲與梁武

義親密及梁武之即位用為吏部尚書

任彦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宵善本

字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中

本無臣雲二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銑曰素本也輪有輪運之

此能善曰張載贈襄子琰詩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古

善曰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狂狷已見上文

日中庸謂中庸之人狂狷狷狷在也慙謝皆謂不及也

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洽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鑽先

王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

文章也東方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靡無就成也善曰

僕書曰尊賢少子友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

曰遺子黃金備籬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雖虛篆刻漢書

東方朔上書曰臣朔負書燕魏空彈救粟躡躡齊楚徒

知貧賤也躡躡躡履也善曰戰國策曰獲秦諺秦王書

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治天

下使救粟如水火也史記曰廣卿躡躡擔簞說趙孝成王

徐廣曰躡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

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

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惹意政以

興謗翰曰漢儀郡國銅虎符囊衣袋也嗤笑也持斧謂諸

事車馬衣服及去職不過囊衣而已馬接為交趾太守出

意政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逐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因而

流謗也此謂雲為始興太守而被解落也善曰分虎已

見上文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

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

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

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使之兼

兩皆馬接以意政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疑疑之間識先

賢所 慎也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白之逸說曰

罪之人皆着赭衣虜獲也言其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

畏其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井

曰謂操春汲之事而以為逸樂善曰漢書賈山上書曰

秦赭衣半道羣盜備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敬反下廷

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面書贖背示之

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

貴也豫盛晉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焉

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

自操井 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

瘼莫欲以安歸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壽百年

為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半矣亂離東

民侯作亂也。瘼病也。安歸不仕也。善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閉門荒郊，再離寒暑。齊曰：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瘼散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冬夏也。善曰：閉門已見恨賦。毛詩曰：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

良曰：臯澤也。控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門外也。一區謂雲宅。悵望失志貌。鍾阜鍾山。善曰：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輪黍稷之餘杭。朝夕已見江賦。漢書：揚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一區，悵望鍾阜已見上文。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善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書曰：婦趙女也。雅華散瑟。漢書曰：楊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也。祿微賜金而歡侗娛老。善曰：疎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曰同歡娛。言我老，謂疎廣也。已見張景陽詠史詩。折芟燔枯，此焉自足。善曰：芟，凌也。可以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芟而坐。以蒲薦肉，執瓢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陸

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善曰：陸下謂也。謂應萬代千年之聖也。武王有曰：三千，惟一，心入百，諸侯之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景附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過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漢書曰：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侯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臣。善曰：善本作等。離心，功慙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善曰：善本作等。離心，功慙

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善曰：離心謂如紂臣離心，離德也。等謂已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慙之。降者，臣首與推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在面，棺猶未毀，締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也。天功，天子之功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張溫表曰：臨去武王，庶得泥首闕下，輿棺即輿，輿也。已見潘安仁贈陸機詩。締構草昧，並已見上文。在氏傳介之推曰：竊訟謳歌，示同人

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謳歌，示同人

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謳歌，示同人

豐廷
作五臣
豐

侍者

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趨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

與歌謠皆歸於樂武所望亦同一人之例爾器謂珪璋也趨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顧其身不堪

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善曰獄訟謳謠已見上文莊子曰語大功立

政當以接閑白水列宅舊鄴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

與梁武居止相近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良曰初光武

朱祐宅祐留上侍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策問曰

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隨也上初學長安賢者往來

南陽資用之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良法俯拾青紫豈待明經

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言今不臣雲

待明經而得也善曰明經拾青紫已見上文臣雲

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拉在帝猶難平輕重關猶存

也晉廢也答繇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吏部之任難遠

思之自知不可也善曰陸機顧譚誅曰遷吏部尚書才

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也尚書答繇曰在知人漢魏以降

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然

超拔人士而用之也善曰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

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

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

類其贊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

贊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善曰晉鑿

言拔士者咸稱許郭也舊傳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

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與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

企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

崇邁此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停于覽一日

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其餘得失未聞

偶察童奴天機斲善本作發顧無足禁良曰其餘謂許郭

偶有鑒察童奴之異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善曰賦志

曰王備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奴天機已見文賦論

趙王倫為亂謠曰金章滿箱尚不可長言小人在位者飛故云此矣

人何足算也在魏則毛玠公友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

之一何遼落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

賢一何遼落而不相及也善曰世說齊季陵遲官方清

亂善曰陵遲已見上文莊子曰是非之塗樊然備亂鴻都

不綱西園成市善曰華囑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

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

有差侯以下入錢各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衣器華貂侍臣之服飾也善曰

七人每朝小人備庭貂蟬半草創惟始義有改作恭已南

面責成斯在良曰創造言初造國政當存改政風天子南

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豈宜妄加寵私以

之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翰曰言

私恩而加尊寵關之王事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成足

食關中或成軍河內銑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蕭何留守

寇恂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給光武軍光武或制勝帷

幄或門人加親向曰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史勝千里之

門人益親可封為鄉侯善同向注或與時抑揚或隱若

敵國濟曰漢叔孫通以抑揚禮教并後漢吳漢為

封廣平侯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濟曰安帝時鄧騭定

善同濟注

恩

參有野戰之功封平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相榮卓茂

為密令、雖遠不入人境、光武即位、慕盛德封、或四姓侍祀已

無足紀、善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

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

附唯在恩澤、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商、鳳根、皆以外戚之

善也、我今封在於此、善曰、五侯王氏也、已見上文、漢書恩

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瀕、既義異疇庸、實榮非儒者、雖小

人貧幸豈獨無心、翰曰、疇、庸、庸功也、言我無功可酬、又非

於心者哉、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願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

無富貴、易農而仕、銑曰、諸生書生也、素謂朴素之業也、仕

謂曰、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仕不遇賦

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東方朔戒子書曰、飽

食安步、以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

元凱、任止牧伯、向曰、玄平、范曄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

衆上、載淺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臣也、言遠祖之任

淺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謂刺史、善曰、晉中興書

州刺史也、中興、元帝也、尚書郎、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伯、奮、仲、堪、叔、微、季、仲、伯、虎、高祖少連、夙秉高尚、善曰、秉、執

仕也、善曰、王僧孺、所富者義、所之非、善本作、時、濟曰、富

范氏、善曰、王僧孺、所富者義、所之非、善本作、時、濟曰、富

朝謝病下邑、善曰、王僧孺、所富者義、所之非、善本作、時、濟曰、富

於道也、善曰、王僧孺、所富者義、所之非、善本作、時、濟曰、富

朝謝病下邑、善曰、王僧孺、所富者義、所之非、善本作、時、濟曰、富

於道也、善曰、王僧孺、所富者義、所之非、善本作、時、濟曰、富

范氏、善曰、王僧孺、所富者義、所之非、善本作、時、濟曰、富

仕也、善曰、王僧孺、所富者義、所之非、善本作、時、濟曰、富

伯奮仲堪叔微季仲伯虎高祖少連夙秉高尚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伯奮仲堪叔微季仲伯虎高祖少連夙秉高尚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也左傳大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敷檮戩

餘杭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爾

善本作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

璠梁典曰齊末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千秋之一日九遷前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

翰曰車于秋自園寢郎論矣太子事一日起九級至大德騰荀爽聞董卓輔政逃避吏持之急不得去行至宛陵

為光祿勳已而又拜司空從徵特及發台司經九臣雖五日言此二人之徒不足比於我也善同翰注

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

妄冒銑曰言雖無識好利至於名實不當損國弃身亦知

為上為德陛下不弄管新蒯苦愛同絲麻向曰管蒯草名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雜姜

無弃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銑曰平

與帝相知之時有隱逸之言聽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謂將不移平生之言也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

隱晉書甄彬奏曰徵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尋章載穆微物

知免善本表善本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

以聞善本有臣雲誠惶以下六字良曰乞請也言哀我

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銑曰蕭選光為揚

有詔舉士故以此表薦琅邪王暕及薦王僧孺善曰齊姑安王暕光為揚州

刺史銑銑生

任彦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求逸齊曰在功為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

者因隨書文而錄之善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上垂衣拱手求為逸樂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

而佚於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向曰疏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通者安任費用能則亂者

善曰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鑿地而伏惟陛下道

隱旒續信充符璽齊曰旒以蔽視續以塞聽言天子之道

璽印也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何上公注曰

道循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繞而前

旒所以蔽明也旒統塞耳所以掩聰也統古冕字統古六

飛同塵五讓高世良曰言今塵迹與之同善曰漢書爰

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

至代即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

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陸下鳴六飛馳不測同塵已見上文

鷺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善曰白駒已

見相元子薦燕元彦表毛詩曰振鷺猶懼隱鱗卜祝藏器

屠保鏡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也卜祝謂嚴君平也藏

尹為酒家備保善曰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鵠冠子曰

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皆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善曰列仙傳

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

得老子晏子曰洽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

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

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

駕從而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齊曰製裘非一狐

文選三十八

子倦以聲聽故問於九官善同良法寢義善本廟堂借聽與卓翰曰廟

臣與卓賤士也言寢息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善曰

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與卓已見射雉賦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遠微倖路絕銑曰

謂始安王楊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為兄弟也言欲所任人皆取實材而絕微倖微倖猶苟且也善曰鄧析子

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宜令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

談向曰勢門謂權勢之門格舉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

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哉老而不倦英俊下僚不可限

以位貌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以位卑

沈下僚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

美也善曰梁書曰俊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

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書碑亦云書字思晦據此

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設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

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過

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宜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

象寵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翰曰迪蹈也言神情俊茂

當世也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和祗庸

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銑曰言暕俱有之善

字叔寶好言玄理并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非意相字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

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故以暉映先達

領袖後進向曰暉映光明也領袖可為人之儀則善曰

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才餘歲時人為之

語曰後進頌 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齊曰壁雜謂塵俗班彪
班彪 善曰韋昭與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
班彪 勿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踈道親 良曰邇近曠遠
也 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
口辯持論過之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
發言玄遠也毛詩曰其室則迺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與名
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 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已親踈係
乎勢利不係乎 養素丘園合階虛位 翰曰素朴也台三台
不肖與仁賢也 養素丘園合階虛位 星主三公也言此人

守朴立園則虛三公之位 善曰 庠序公朝萬夫傾首 善本
曰養素已見謝宜遠送孔令 詩 庠序公朝萬夫傾首 善本
善曰 庠序已見上文曹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亦如是 善曰 臧榮緒
晉書曰荀顛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或之弟六子黃初
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顛異之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表

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
漢中南鄭人司徒郤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
來學京師咸歎曰 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
是復為李公矣 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

五 善本有字 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備書成
學 濟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音棲意儉約思至靜達
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備償 善曰劉瓛梁典曰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六歲解屬文采與除鎮軍詔
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

備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効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
封侯安父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
官備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
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
備矣 至乃集整映雪編蒲緝柳 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車胤
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之焉孫氏並錄曰孫
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氈
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
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蒲緝柳以爲經良同善

乎

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之焉孫氏並錄曰孫
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氈
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
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蒲緝柳以爲經良同善

住先言往行人物雅俗善曰言古人言行正俗無不備知

育其德孫綽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讓表

儀南宮故事鏡曰胡廣作天子用行兩薄帝往井泉宮則

益王政者著之南宮畫地成圖抵掌可述向曰張千秋為

霍光問以戰關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無所亡失抵掌謂擊手也善曰戰國策曰獲秦說趙王

而掌豈直魁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濟曰竇

廉為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以問羣臣莫能知者俄

對曰魁鼠也詔問何以知俄曰是爾雅詔使案之如俄言

賜帛百匹人有於嵩山下得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人莫

能識司空張華以問東哲曰此明帝顛節陵中策文驗之

果然善陳注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

善曰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絕儒太玄經

受質所製宋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翰曰東序讜道

大玉瑀五天球何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論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

信有以言而廢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善曰不

以人廢言已見上文解嘲曰鄒衍頭顛而取世資班固漢

書程方進述曰用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善本有

為褚諮議蔡善本有代兄襲封表向曰蔡

公褚淵嫡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資襲爵蔡

既長大資上表請歸封於蔡天子許焉而

蔡上此表讓於資也善曰肅子顯齊嘗

任彦昇

表讓封資子齊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

此表與集詳畧不同疑是藁本辭多冗長

臣蔡言一善本無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奔所

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貴載此善本作

家乞膺長德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教也勲功錫賜也土宇謂南

康郡也卿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

有德所以可承家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蔡國語曰祭

公謀父曰奕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廟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

良曰言兄賁有止足之鑒視所封郡如脫屣屣履

也善曰止足已見上文吳郡賦曰輕脫屣於千乘遂乃遠

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

貳翰曰謬誤也言推此恩疎遠而設萃聚也庸薄自謂也

國讓讓南康也弘大也言大義合歸兄也言已執匹夫

之志終無二心善曰左氏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

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

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鮑曰張然封武始侯陪

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後光武封其子奮嗣侯

以父貧勸違詔不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也丁繼王莽

未以爲穎陽尉降光武封為陵陽侯繼卒子鴻當嗣上書

讓於弟弟不受遂於東海為佯狂後因門生鮑駿讓之鴻

乃感悟因還就國此善同統注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

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求惟情事觸目崩隕鮑曰先臣謂父

宗絕緒謂無嗣也纂繼承大宗稟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

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墜矣善曰禮記曰繼別

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

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求諫之辭也徐廣是謝車騎葬還詩

曰潛穰既掩扉終天備幽壤潘岳哀求逝若使賁高延陵

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善曰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

子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成曹君君

子曰能守節君義也誰敢奸君有國未吾節也札雖不

才願附於子臧是廢德舉豈曰能賢良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者

同良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免當沒窳草澤以遂已

身草不任善本作勝字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

恐善本作以下二字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銑曰竟陵郡王子良薨有

詔追贈太宰范雲是故吏上表請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善同銑注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微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

刊之書

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誌不可削除故云不刊也

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號千人

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而藏諸名山則陵

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之則恐

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劉歆七畧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

秘書之府又曰尚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

道紀於沂川之側

善曰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鄒

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宋帝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

周讚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發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

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

河之人皆疑之以為夫子是擬迹也善曰七略西河西河趙之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是尊主今言禹者變文也善曰尊主謂伊尹也其君不如堯舜已故精廬妄啓必

窮鑄勤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况平甄陶周召孕

育伊顏向曰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

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立錄也善曰東觀漢記曰王阜

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蔡

邕為立碑刻錄然寔為太立宰故曰一城也周公召公伊

尹顏回也典引曰孕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

則義刑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濟曰社稷之臣主在

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然薄主配天則

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盛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

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

道退無苟利之專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延出

忠以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善曰尚

書曰爾有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五教以倫百揆時

序翰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倫理揆度也百

揆已見止文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

文選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明聖者述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善本稱焉向曰

而況大者乎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

漢記曰為善最樂上嗟歎之無得而稱已見上文人之云

亡忽移歲序善曰詩曰人之鷓鴣東徙松檟成行濟曰周

營蔡作鷓鴣詩以遺成王今子良有代宗之義而帝亦嫌

焉故假鷓鴣之東徙以喻焉於檟木名言成行者明年月

深遠也善曰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

周公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

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

薨毛詩序曰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

詩以遺王名之鷓鴣焉說苑曰象與鷓鴣相遇鷓鴣曰子安之

哀曰我將東徙鷓鴣曰何象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鷓鴣曰子

左傳伍子胥曰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良曰僚官心善曰肅

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子良為輔

史斯謂之入蓄油素家懷鈇筆翰曰蓄積也油素縑也鈇

三藩也善曰油素已見吳都賦葛蘘與梁相

賤曰曹褒寢後鈇筆行誦文書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

晉氏初禁立碑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言藩府上

願發立碑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

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相

石戴魏舒之亡亦從班例善本而院略既泯故首冒嚴糾

為之者竟免刑戮置善本作之者反蒙嘉歎疏曰晉時令

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阮德規為齊國內史風化

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

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徐州刺

史斯謂之入蓄油素家懷鈇筆翰曰蓄積也油素縑也鈇

三藩也善曰油素已見吳都賦葛蘘與梁相

賤曰曹褒寢後鈇筆行誦文書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

晉氏初禁立碑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言藩府上

願發立碑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

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相

石戴魏舒之亡亦從班例善本而院略既泯故首冒嚴糾

為之者竟免刑戮置善本作之者反蒙嘉歎疏曰晉時令

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阮德規為齊國內史風化

仲吾其被髮左在矣言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
均禁之外善曰如仁微管並見上傳李友修張良教

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輿即為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

許刊立濟曰褚彥曰及豫章王宜儼並謂立碑軌迹也言

二公之例善曰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

章文獻王巖字宜儼葬贈丞相南陽樂詣為建立碑第二

子恪誌沈約及寧容使長想九原撫猶罔識其禁駐蹕

長陵輜由軒不知所適良曰九原晉大夫葬地燕蘇未新

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隴

每有感焉輜軒使車也使采異方之言無碑使無所問

善曰九原已見上文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

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

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

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也孤賤范雲

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論曰閭里門

自稱也既明弘大弛廢也言我逢齊網之寬廢禁賓客游

王門之法得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善曰范曄後

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慮先犬馬厚

賓客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貳乃磔慮先犬馬厚

恩不吝而敝善本作惟毀蓋未辱螻蟻善曰別女傳曰繁

不幸早死先犬馬墳善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

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

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

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符式黃泉善曰螻蟻延友堅

戰國策論曰為王先角與珠襦玉匣善曰敝惟

黃泉為王作善曰以御螻蟻珠襦玉匣善曰敝惟

理馬敝蓋不棄用以埋犬善曰珠襦玉匣珠襦玉匣善曰敝惟

故云此也善曰漢法侯王葬皆用珠襦玉匣珠襦玉匣善曰敝惟

珠玉飾之善曰我常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未珠玉飾之善曰敝惟

太宰已在幽泉善曰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

皆珠襦玉匣善曰如鐵甲連以金縷皆皆珠襦玉匣善曰敝惟

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善曰所謂交龍玉匣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善曰敝惟

用

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良曰弘大黃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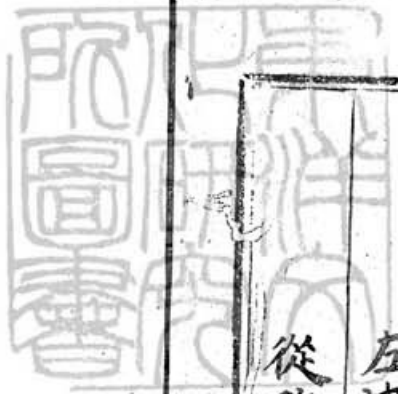
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良曰弘大黃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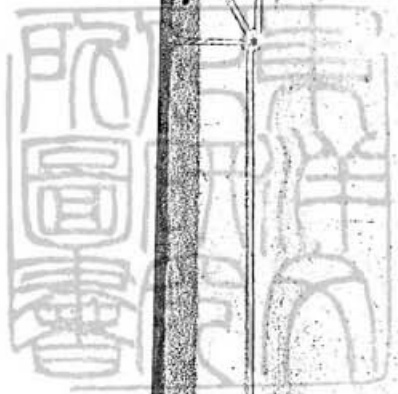
謂竟陵王葬處善曰南浦迎喪處也北陵送葬既曲逢前施
 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立峴善本亦山之言庶存馬駿必
 拜之感立碑也杜預好立身後之名作碑叙平吳之功立
於峴山扶風王司馬駿都督涼州諸軍事後魏吏人為立
碑長老者見之無不拜也言其人實變如此善同濟注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善本有臣誠

文選卷第三十八

州學齋長 吳極 校對

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嬰校勘
 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 覆校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